

学术论文集

梧州地区教师进修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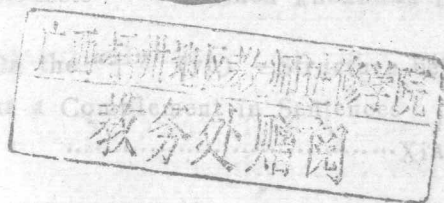
学术论文集



江南大学图书馆



91240829



6、 “梧州地区教师进修学院”

前 言

我校自一九七六年增设高师班以来，广大教师在努力搞好教学、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积极开展科研活动，撰写了一批学术论著（其中大部分已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或在有关学会上宣读过）。为了总结几年来开展科研工作的经验，我们选择了十三篇编成这个集子，作为这段时间科研工作的一个小结。

其中《世界的趋势和问题》一文，是我校副教授林嵘新近译著《展望2000年的合作事业》中的第二部分，现抽出同时发表于此。

由于编者学识所限，谬误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三年四月

目 录

- 一、试论狄德罗的认识论……………金森桎 (1)
- 二、论民间反语——兼说反切起源…陈振寰 刘村汉 (14)
- 三、灌阳方言的二字语……………陈振寰 刘村汉 (43)
- 四、谈“于”字结构作补语的问题……………肖伟良 (52)
- 五、试论鲁迅小说《呐喊》、《彷徨》中动词
的锤炼和运用……………陈钊华 (62)
- 六、值得重视的“周匝”……………高湛祥 (74)
- 七、英语修辞……………林 嵘 (82)
- 八、影响初中学生掌握负数概念的心理因素…霍桥连 (99)
- 九、原子轨道实际能级状况……………薛万川 叶其纲 (108)
- 十、关于函数可积性一个命题的证明……………郭亨宗 (130)
- 十一、略谈说明文结构的教學……………谭文中 (134)
- 十二、《一件小事》教学方案种种……………李庆瑜 (140)
- 十三、世界的趋势和问题
……………〔加〕A·F·Laidlaw著 林 嵘译 (146)

A Collection of Academic Theses Contents

- 1、On Diderot's EpistemologyJin Sēnyā (1)
- 2、On 反语 (Enimatic Language) in Dialects
.....Chén Zhènhuān Liú Cūnhàn (14)
- 3、The Two-Graph Expressions in Guanyang
DialectsChén Zhènhuān Liú Cūnhàn (43)
- 4、On the “于” (yú) - Structure being used
as a Complement in Sentences
.....Xiǎo Wěiliáng (52)
- 5、On Polishing and Using of Verbs in Luxun's
“Call to Arms” and “Hesitating”
.....Chén Zhāohuá (62)
- 6、“周匝” (Zhōuzā - listing) as a Rhetorical
Device Worthy of Notice
.....Gāo Zhànxiáng (74)

- 7、On Rhetorical Devices in English
.....Lín Róng (82)
- 8、Psychologic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Comprehension
of the Concept "Negative Number"
.....Huò Qiáolián (99)
- (1) 9、On the Actual Orbital Energy levels
of an Atom
.....Xuě Wánchuān Yè Qíngāng ((108)
- 10、A Proof of a Propositive of the
Integrability of Functions
.....Guō Hēngzōng (130)
- 11、A Brief Account on the Teaching
of the Structure of Exposition
.....Tán Wénzhōng (134)
- 12、Lesson Plans for the Text "A Trifle"
.....Lǐ Qīngyú (140)
- 13、World Trends and Problems
.....[Canada] A. F. Laidlaw
Translated by Lín Róng (146)

试论狄德罗的认识论

金森桓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在欧洲哲学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为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作了思想上的准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在反封建反宗教斗争中的战斗作用作了高度的评价。恩格斯写道：“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①狄德罗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恩格斯称赞他是“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情’……而献出了整个生命”^②的人。

狄德罗（1713——1784）是“百科全书派”的核心人物，这一派企图把他们的观点贯彻到人类知识的一切方面。认识论问题是他们研究的重要课题。当时，法国资产阶级处在上升时期，要求发展生产，要求如实地认识自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自然科学有了巨大的进步，实验的方法成为公认的科学研究方法，为哲学家研究认识论提供了有利条件；经院哲学、宗教神学势力还很强大，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发展科学，促进生产，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必须与鼓吹天赋观念、脱离实际、否认经验、宣扬迷信、反对科学的经院哲学、宗教神学作坚决斗争，为此，

资产阶级哲学家不得不重视认识论的研究。狄德罗的认识论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在他的唯物主义哲学中居于重要的地位。与在自然观上一样，在认识论上狄德罗也作出了不少特殊的贡献，达到了比十七世纪英国和荷兰唯物主义哲学更高的水平，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唯物主义者。当然，狄德罗毕竟是时代的产儿，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狄德罗的认识论并没有消除旧唯物主义的基本缺陷——直观性。旧唯物主义者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把自然仅仅视为认识的对象而不是当作人类实践的对象，他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③ 正确评价狄德罗的认识论，有助于我们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和不可知论，加深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即实践论的理解。

狄德罗的认识论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他坚持世界的物质性，明确地声称：“在宇宙中，在人身上，在动物身上，只有一个实体。”^④ 这个唯一的实体就是物质。物质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是认识的唯一对象。并且他相信一切物质都具有感受性，所不同的是无机物只具有“迟钝的感受性”，而有机物则具有“活跃的感受性”^⑤，但在一定条件下，“迟钝的感受性”可以向“活跃的感受性”转化，无机物可以向有机物转化，没有感觉的物质与有感觉的物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说：“谁想向科学院提供一个人或动物逐渐形成的情况，就只有用物质的因素来说明，这些

物质因素逐步产生的结果便是一个迟钝的生物，一个有感觉的生物，一个有思想的生物”^⑥。根据这种猜测，狄德罗认为，思想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是人脑的属性。他把人脑与神经系统的关系生动地比喻为蜘蛛与蛛网的关系，象外界的震动通过蛛网一样，一切外界事物的刺激都通过感觉神经传送到大脑中来，于是形成感觉、意识。狄德罗的意思很清楚，人的思想意识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依赖于人的大脑和神经的。

在唯物地解决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的基础上，狄德罗提出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认识论。他的认识论渊源于洛克的经验论。洛克证明，观念、原则不是天赋的，而是后天获得的。他把人的意识的原始状态比作一块白板，上面没有任何记号，没有任何观念，认为“知识归根到底都是导源于经验的”^⑦。洛克的“白板说”是对“天赋观念论”的有力批判，促进了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发展，但这种批判是不彻底的。不彻底性首先表现在他把经验分为两类即外部经验和内部经验。外部经验即感觉，是外部对象刺激人的感官而引起的；内部经验叫反省，是通过人的“心灵的内部活动”的体验而得来的。他把与外部对象毫无关系的反省和感觉并列作为认识的两个独立源泉，这是对唯心主义的让步。洛克脱离唯物主义的倾向还表现在解释感觉与外部事物的关系上。他在肯定一切感觉都是外部对象刺激人的感官引起的同时，否认由感觉引起的关于物体的第二性的质（即物体的颜色、声音、气味、滋味等性质）的观念是这类性质的反映，因为在他看来第二性的质不是物体所固有的，而是主体接受第一性的质（即物体的体积、广延、形状、运动、静止等性质）的作用

后而产生的一种主观感受，因而关于第二性的质的观念是主观的东西，并不反映物体的客观特性。这个错误为主观唯心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狄德罗继承了洛克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积极成果，克服了他的唯心主义的不彻底性。他否定了洛克在认识论上的二元论，明确指出：“感觉是我们一切知识的来源”^⑧，同时认为感觉不是主观自生的，它是外部对象刺激人的感官所引起的结果，如果没有外部对象的作用，就不可能有任何的认识。从感觉出发，狄德罗遵循客观主义的路线走向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按照他的说法，不仅感觉，而且复杂的推论与推理，都反映着自然现象的客观的、实在的相互联系。这样，既克服了洛克在解释第二性的质的观念上的错误，也反对了天赋观念论。与狄德罗同时代的感觉论者孔狄亚克也比洛克彻底，他摒弃了洛克的反省观点，但却把感觉仅仅看作是事物的符号而不是事物的复写，在他看来，“我们知觉到的，只是我们自己的思想”^⑨，事物的本质是不可认识的。狄德罗说，“他的原则与贝克莱的是一模一样的。”^⑩而贝克莱和狄德罗都渊源于洛克。贝克莱哲学的出发点是感觉经验。他歪曲地利用了培根、洛克、霍布斯等人关于认识起源于感觉经验的原则，挖掉了感觉经验的客观内容，否认客观实在是人的感觉的来源，认为感觉是人心的产物，是上帝在人的心中生起感觉和观念。至于客观对象，他说，是没有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物是“观念的集合”。人们认识的对象只是自己的感觉，我们所感知的只是我们的观念或感觉。列宁指出，从感觉经验出发，既可以走向唯物主义，也可以走向唯心主义。贝克莱就是后一条路线的典型代

表。狄德罗尖锐地批判了贝克莱唯心主义的经验论。他讽刺贝克莱是“一架发疯的钢琴”，以为“宇宙的全部和谐都发生在它身上”，他把这种“只承认自己的存在和我们体内彼此更替着的感觉的存在”的哲学斥之为只有瞎子才会创造出来的“怪诞体系”^⑩。狄德罗指出：“如果不是一切事情都按照最普遍的规律实施，例如，如果不是某些坚硬的物体碰了会痛，而碰着另外一些物体则伴随着愉快，那我们就会收集不到保持我们的身体和安适所必需的经验的亿万分之一，因而活不成。”^⑪也就是说，只有承认外部世界的存在，只有承认感觉经验是外部世界的反映，是沟通思想认识和外部世界的桥梁，才能活下去。狄德罗和贝克莱是针锋相对的。列宁指出：“狄德罗把基本的哲学派别鲜明地对立起来。”^⑫

狄德罗虽然肯定感觉是认识的唯一源泉，但并没有完全陷入狭隘经验论。对于感性认识的局限性，他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认为感觉经验只能提供一些零散的现象，永远也难以达到一般性的结论。因为即使世代代感知下去，“以致它所聚集起来的材料，最终将多得变成超乎一切组合的数目之外，也还是离精确的全部列举很远。”^⑬因此感性认识应该上升到理性认识，“从事物的秩序得出抽象而一般的结论”^⑭。为此，他提出三种认识方法：“对自然的观察、思考和实验”^⑮。“观察搜集事实”，即运用五官积累大量材料，如果不根据事实材料而单凭概念进行抽象思维，那是一些自愿闭着眼睛而在摸索中前进的蠢人；“思考把它们组合

起来”，认识不能停留在感觉阶段，必须在感觉材料的基础上加以思考，对感觉材料进行加工和组合，“实验则证实组合的结果”，通过实验证明真假。他指出：“一切都归结到从感觉回到思考，又从思考回到感觉”^⑦。这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回到感性认识的辩证过程的萌芽思想。狄德罗的这些思想包含一定的辩证法因素。这是他对当时自然科学经验总结的结果。

但狄德罗并不真正懂得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他注意到感觉与思维有区别，认为理性认识不等于感觉的总和或配合，驳斥了爱尔维修把判断归结为感觉的错误。爱尔维修说：“我们所下的判断，真正说来无非是一些感觉”^⑧。狄德罗说，判断必须以两个思想的比较为前提，并不是感觉；感觉为一般动物所共有，而思维则是人所特有的。然而，狄德罗对理性认识的本质还是缺乏了解。在《达朗贝和狄德罗的谈话》中，他说：“如果一个有感觉并且有适于记忆的机体的生物，把它所得到的印象联系起来，凭着这个联系形成一个它的生命史，获得它的自我意识，它就作出否定、肯定、推论、思维来了。”^⑨又说，由“印象而产生的记忆与比较造成思想与推理活动”^⑩。他把思维了解为联系、配合、比较、记忆等等，没有看到感觉与思维之间的质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认识“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完全的反映，而是一系列的抽象过程，即概念、规律等等的构成、形成过程”^⑪，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

识。狄德罗虽然一再提到思考，但并不懂得科学抽象的意义，他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抽象；……所有的抽象都不过是一个没有观念的记号。”^②混淆思辨抽象和科学抽象的区别，不加区别地一起予以反对。列宁说：“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③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发展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解决的。狄德罗也不例外。

现代哲学史中，有人抓住法国唯物主义者（包括狄德罗）不了解抽象思维的本质这个缺点，把他们歪曲成为康德主义者。例如，普列汉诺夫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说：“康德和法国唯物主义者本质上是站在同一的观点上”^④。普列汉诺夫的追随者德波林说得更为具体，他说：“法国唯物主义从物质作用于我们的外部感觉这一见解出发，承认事物本身的某些特性是可以认识的。但法国唯物主义不够彻底，因为它告诉我们，可认识的只是事物的某些特性，而事物的《本质》或《本性》我们是看不出的和不能完全认识的。”^⑤列宁指出，这完全是“胡说”。与不可知论（康德的不彻底的主观唯心主义）相反，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是站在外部世界可以认识的观点上的。狄德罗对人们的认识能力充满信心，认为尽管事物的现象复杂，本质比较隐蔽，个人的认识能力也有限，因而人的认识在当前阶段是不完全的。但他坚信通过人类的共同努力，总有一天会胜利

地揭开自然界的奥妙认识它最深刻的本质。他比喻说：“自然好比一个喜欢换装的女人，她的各种服饰有时让这一部分露出来，有时让那一部分露出来，使追求她的人们可以希望总有一天认识她的真身。”^②狄德罗确认世界可知的观点，反映了他所代表的法国新兴资产阶级要求认识自然、发展生产的乐观进取精神。普列汉诺夫、德波林歪曲法国唯物主义的观点，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实在“拙劣透顶”^③。法国唯物主义者由于对思维的本质缺乏了解，因此，对理性认识在认识发展中的指导意义认识不清。狄德罗把哲学分为两类：实验哲学和理性哲学。他说，实验哲学“是蒙着眼睛的，永远在摸索前进，抓住一切落到它手上的东西，最后碰到了一些贵重的东西”；理性哲学“则收集这些贵重的材料，设法把它们做成一个火炬，但是它所吹嘘的这个火炬对它的用处，到今天为止，比摸索对它的敌手的用处要小”。又说：“实验哲学并不知道自己的工作会产生什么结果，也不知道它不会产生什么结果，但是它始终不懈地工作着。反之，理性哲学则权衡各种可能性，很快地就宣布结果停止了。它大胆地说：我们不能把光分解开来。实验哲学则倾听着，在光的面前一言不发地待上整整几个世纪，然后突然指着三棱镜说：它把光分解开来了。”^④他甚至说：“到现在为止，时间已经把理性哲学的全部建筑物几乎统统推翻了。”^⑤狄德罗把实验哲学和理性哲学对立起来，强调实验，贬低理性，这是片面的。在辩证唯物主义看来，如果没有科学的抽象思维，只凭感觉和观察，只凭与科学的抽象思维相脱离的实践力量，就不可能揭示客观世界的事物和现象所固

有的规律性。马克思说，在研究经济结构时，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反应剂，必须用抽象思维的力量代替这两者。认识史表明，只有把实践和科学的抽象思维结合起来，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而且还能以此为基础预见事物的将来发展趋势。狄德罗显然不懂得这一点。有的哲学史著作说，法国唯物主义者“决不否认理性认识的意义”^⑩，狄德罗“反对单纯的‘实验哲学’”^⑪。我认为这种提法值得商榷。诚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止一次地提到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主张用“理性法庭”去审判一切，要求建立“理性国家”、“理性王国”，但这里所说的“理性”，是指这些人政治学说中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理性原则，与认识论中的“理性认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不错，狄德罗在谈到感觉和思维的区别时曾说过，理性好比“审判员”，感官则是给理性提供证据的“证人”。其他的如拉美特利、霍尔巴哈等人也提到过理性的作用。但他们既然都不了解思维的本质，把思维和感觉的差异仅仅归结为量上的差异，这样当然也就谈不上他们对理性的作用有真正的认识了。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这个缺陷，与当时的自然科学发展不足是分不开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十八世纪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取得了巨大成就，变成了科学，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除了力学、数学之外，自然科学的其它各部门都还不完善，仍处在搜集材料阶段，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仍然在自然科学中占支配地位。这就使狄德罗的认识论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形而上学和直观性的印记。这是时代的局限。时代的局限性还表现在他的真理观上。

三

在真理观上，狄德罗是有贡献的。他认为真理就是认识 and 对象之间的符合，真理性的认识是建立在固定不变的事实和经过证明的经验上面，真理必须得到经验的证实，才是确实可靠的。在他看来，“事物仅仅在我们的理智中时，就是我们的意见，就是一些概念，它们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可能被认可，也可能被反对。它们只有和外界的东西联系起来时才坚实可靠。”^②造成这种联系的是实验，实验是把认识 and 对象联系起来的桥梁。正因为实验具有这样一个特点，所以，“除了实验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识别错误”^③，要“证实组合的结果”也要用“实验”^④。对于唯心主义，狄德罗认为单靠论据 and 三段论法是不足以驳倒的。列宁说，他接近了要靠实践来反驳。近代欧洲，以培根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经验论者，他们坚持的真理标准基本上没有超出感觉经验的范围；唯心主义经验论者贝克莱认为真理标准是不同的人对于同一观点的意见一致；唯心主义的唯理论者笛卡儿以概念的“清楚、明白”为真理标准；唯物主义的唯理论者斯宾诺莎也否定真理的客观标准，以“真观念”自身的清楚、明白、完满为真理标准。狄德罗不是从思想、理论自身中去找真理的标准，强调以实验 and 观察作为真理标准，从而否定了唯心主义的真理观，比起十七世纪英法等国的唯物主义者来说也前进了一大步。

狄德罗在真理观方面的贡献还在于：看到了检验真理的过程，应该是发展认识的过程，认为经过“多次的试验，人们如果没有碰到自己所找的，也可能会碰到更好的”^⑤。发

现了新的情况，这样就需要研究新的问题，“一种实验如果不能把规律推广到新的事例上去，或者不能以某种例外来限制规律的有效范围，那就是毫无意义的实验。”^⑥可见，狄德罗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实验在认识发展中的作用。

但必须指出，狄德罗对实验的了解是狭隘的。他所谓的实验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家个人在实验室里的活动。我们不否认科学家个人的实验活动对认识的作用，但认识的基础是社会实践。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讲，科学家个人的实验活动也是一种社会实践，狄德罗把它作为认识发展中的一个环节，这无疑是很有价值的见解。但辩证唯物主义所说的社会实践包括生产、政治生活、阶级斗争、科学和艺术等方面的全部纷繁的活动。其中，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东西，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狄德罗不了解社会实践特别是生产活动对认识的决定作用，因而没能科学地解决真理标准问题。这个问题，只有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才得到正确的解决。

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把实践观点引进认识论，把它作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首先的和基本的观点，从而科学地解决了认识论的一系列问题。狄德罗之所以“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是因为他“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⑦。与马克思以前的其它唯物主义者一样，狄德罗把作为认识的主体的人看成超阶级、超历史的抽象的生物学上的个体，认为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只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没有看到人是在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认识世界的，认识是依赖于社会实践的。因而，他不了解在实践基础上由物质到精神、再由精神到物质